

5

T 2720/0227 (5)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52/48/17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27 1933

皇明洪武九年
高皇帝定集大成
初國土陳日服
志一元子魯易
上不成其計之
由雲南本京師
建國士道順

皇明鴻猷錄卷九

京山高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代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侃校正

平定交趾

高皇帝既集大統詔諭四夷安南國奉表稱臣矣永
樂初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竄姓名
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奩詐稱陳氏嗣絕奩陳氏甥求
署國事上不虞其詐許之踰年日焜孫天平間道
由雲南走愬京師上遣使責季犛季犛表請天平
還國上遣廣西都督黃中呂毅前大理卿薛嵒等

CHINESE-SPANISH COLLECTION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MASSACHUSETTS
MAY 1933

以兵五千人送天平還既入境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中等遣騎覘之壺漿屬路無他也遂進度雞陵關山路險峻林莽蒙密軍行不得成列會天雨季犛乃伏兵山谷中衆數萬鼓譟出斷橋後騎不得前遂劫天平格殺之崑亦死中等引還又聞季犛僭稱尊號國號大虞 上大怒決意討之永樂四年丙戌秋七月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充總兵官雲南鎮守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率裨將李彬陳旭等二十五人分道進尚書劉儁黃福叅贊軍務 上幸

龍江親誓師送之朱能等率大兵由廣西憑祥入沐晟率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入先傳檄數季犛罪二十諭其境內以立陳氏後意會朱能有疾留龍州上察占天象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叅何朱能卒龍州事聞 上震悼輟朝後柩還自臨祭追封東平郡王乃召輔代能將十月丁未輔入安南境前鋒破隘留雞陵等關賊敗走至昌江造浮橋濟師駐北江府新福縣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與輔會時賊恃宣洮富良諸江為固緣江北岸樹柵於多邦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

北諸郡民守之號二百萬又緣富良江南岸列置椿
取船艦列椿內諸江口俱下桿木以逆舟楫賊東西
二都皆列象陣守險欲老我師十二月己亥晟等以
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等遂自三帶州招市江口造
船以進裨將朱榮敗賊衆于嘉林江沐晟軍至洮江
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等率大軍營于城北沙灘與
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外設重濠濠內密置竹
簽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軍中曰賊所恃此城吾
輩報國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
躍期夜襲城以舉火鳴角為號四鼓都督黃中等銜

枚舁攻具越重濠薄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
先登諸將士繼之火舉角鳴賊倉皇矢石不得發皆
散走師悉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為陣輔等以畫獅蒙
馬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慄多中銃箭傷遂退走賊衆
潰亂殺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死者不
可勝計辛酉輔等進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諭遣左
叅將李彬等向西都西都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海
於是宣江洮江等州縣皆降輔等督舟師進逼膠水
賊復遁入黃江閩海等處五年丁亥春二月輔率諸
將追襲之敗賊于萬劫江普賴山又敗之于嚕江龍

王海口前後斬首四萬餘級溺水者不可勝計大獲其戰艦兵仗諸郡邑相繼來降輔議留陳旭等備禦黃江輔與晟等率諸將用土人莫邃等為嚮導分道窮追四月乙亥師過清花府磊江城賊集衆來禦復邀擊破之夾岸披靡而遁暨舟師過海門涇鵲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軍以舟膠淺不能前俄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衆喜曰天贊我滅賊也五月丁卯輔與晟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甲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賊遁走輔等乘勝追之又敗之于奇羅海口賊屢

敗困衆遂潰乙亥柳升所領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生擒黎季犛黃中等諸將士各擒獲季犛男黎澄黎滄弟黎季貌等父子兄弟并黨與數十人皆縛獻軍門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戶三百一十二萬時永樂五年丁亥夏五月丙子也先是輔奏安南本中國地今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耆老民庶俱請為郡縣如中國制詔候擒黎賊父子處之至是捷聞乃置交趾都指揮布政按察三司暨郡縣等官以都督僉事呂毅黃中掌都指揮使司事尚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司事又以前侍郎張顯

宗為左布政使置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又安順化新華等十七府及五州以統諸縣又置十二衛二千戶所俱遴選文武諸臣守之張輔等班師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李彬陳旭各增祿五百石王友柳升高士文并王柴胡等各進爵級賞賚有差明年交趾蠻寇簡定等作亂命黔國公沐晟率雲南貴州四川兵討平之未幾交趾復叛仍命張輔沐晟陳旭等討之大敗賊衆召輔還輔奏留陳旭等討餘寇師久未定至九年辛卯正月復命張

輔帥師往交趾會晟等討平之後交趾屢叛連年用兵又中官馬騏索賄激變黎利遂逆命累討之不服前後殺尚書陳洽等總兵官柳升等暨文武諸守臣甚衆惟黃福居交南又召還復以亂故遣往前後二十餘年大為交人所信服亦屢遭亂危甚至宣德二年丁未冬十月成山侯王通繼柳升鎮交趾通見升敗死諸郡邑多陷沒大懼集諸將士議城不可守乃棄交趾引還至京師宥死奪爵黎利復圍諒江府知府劉子輔與鎮將倡義率衆死守數月城竟陷死之於是交趾郡縣盡沒黎利乃遣人持前安南國王三

世孫陳暠表乞立嗣陳氏後 上集諸大臣議之張
輔等議交南不可棄謂表出黎利 太宗經畧數年
得此土今棄之無名徒示弱耳 上意不決顧問楊
士竒士竒曰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初心也求之不
得乃郡縣其地况二十年間兵民困于交趾極矣今
陳氏既有後封而嗣之何謂無名楊榮亦曰永樂中
費數萬人命得此無益國家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
更發兵不可 上曰爾兩人正合吾意 皇祖言吾
亦聞之乃出暠表示群臣諭罷兵意遣工部侍郎羅
汝敬等齎詔冊封陳暠為安南國王罷征安南兵

論曰 成祖取安南亦席百戰之勝以復漢唐故境
耳不虞其數反覆連兵之久也雖其後屢叛而屢討
定之 成祖亦心悔之矣夫得之無益軍國之需棄
之非撤藩籬之險又何必捐吾中國之赤子而疲于
奔命哉當時北棄大寧而南闢交趾誤甚矣 宣宗
之棄之宜也縱 宣宗不棄豈能至今存邪 祖訓
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不可加兵惟北虜吾之世讐
境壤連接後世不可一日忘備三復聖謨我 太祖
之神謀遠慮真卓越古今而不可及者

開設貴州

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夷酋有火濟者從諸葛亮
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以歸順不失爵
土 國朝洪武初元宣慰使霽翠與其同知宋欽歸
附 高皇帝仍授霽翠宣慰使欽宣慰同知各領所
部居水西為貴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思州宣慰使
為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為田茂安暨鎮遠等府隸湖
廣普安鎮寧等州隸雲南霽翠死妻奢香代立宋欽
死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燁以都督鎮守其
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酋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
奢香欲激怒諸羅夷為兵端諸羅夷果憤怒欲反劉

氏聞止之為走愬京師 上召問令入宮見 高皇
后復令折簡招奢香至詢故 上曰汝誠苦馬都督
吾為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羅
夷令不敢為亂 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
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
以給驛使往來 上許之謂 高皇后曰吾知馬燁
忠潔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燁數
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夷大感服為除赤水烏
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即霽翠後也至永樂
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

宗鼎各嗣立以爭砂坑故日尋以兵 成祖遣行人
蔣廷瓚往勘之琛從廷瓚入見 上白事自言思南
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鼎罪狀 上曰思南舊歸
偽夏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邪且罪惡在彼汝
何與焉亟歸守爾土靖爾封畧慎勿構釁啟兵端再
犯吾磔汝矣琛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
十一年癸巳十一月 上密遣校士數人潛入二境
執琛宗鼎去二酋既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朝
使出揭榜諭諸夷曰 朝廷以二克日構殺荼苦百
姓故特遣使執問狀首惡既擒餘一無所問敢譁者
族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俱斬之乃命兵部尚書
印全忠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踵
為亂其易為府治改思州宣慰司為思州府思南宣
慰司為思南府易置諸官僚遂緣此設貴州布政司
立三司等官治貴州宣慰司本司及思州思南鎮遠
石阡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金筑
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勻畢節安莊清平
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十五衛普市千戶所皆屬
焉改工部侍郎蔣廷瓚為左布政使以廷瓚曾勘思
州思南事諳夷情也

論曰高宗克鬼方疑即其地可謂難矣漢以下未有能郡縣之者然滇南之境非繇貴不達漢惟不能有貴故自巴蜀道邛笮達牂牁紆歷險遠卒不能令黔中被聲教如中土唐亦不得志于南詔盖有以也我太祖撫有滇南貴州諸夷旋亦服屬暨成祖復郡縣其地任土作貢服徭役與諸甸服同其大一統之盛遠過三代何漢唐足云乎馬燁鎮貴州功文獻無徵獨貴人徃徃能談其事今會城暨帥府廳事猶所建立其甃甃棟宇之壯固類非後人之所能及要不失為任事之臣其政刑過嚴豈亦亂國用重典乎

高帝斬之誠非得已至成祖以一介之使深蹈夷庭執二酋而市肆不易道路不傳其淵謀睿筭真鬼神所不能測後世小小舉措不免張皇漏洩因以敗事者視此為何如也大抵夷性嗔怨而戀主負悍而喜殺樂縱肆而憚文法馭之在威信素孚簡靜不擾耳又曰貴州諸夷惟安氏享爵土最久豈其先世嘗有大功德于諸蠻邪不然何歷千餘年而不一更其姓也

征漢庶人

漢庶人高煦 成祖第二子也多智譎頗材武自負

靖難師起常從征有功 成祖戰白溝時為南師所
扼戰苦久所佩矢三服射皆盡劍鋒折不可用高煦
適轉鬪至 上撫之曰吾疲甚汝往督戰世子久疾
事成當以汝為東宮吾兒勉之高煦力戰破南師暨
上登極 仁宗正位儲宮高煦封漢王不能無望
上嘗命東宮及高煦趙王皇太孫同謁 孝陵東宮
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從後言
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更有後人知
警也高煦回顧色變太孫即 宣宗也 東宮性仁
厚高煦英武頗類 上上每北征令從左右 上嘗

與丘福解縉諸親臣微語及儲宮事縉曰好聖孫大
臣亦多謂東宮守成令主 上意頗釋一日 上及
后御便殿東宮妃張氏親執庖爨上御膳恭謹 上
大喜曰新婦賢他日吾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儲意
然高煦時媒孽東宮事以聞嘗譖解縉泄 上往欲
易儲語縉坐貶交趾又譖之逮繫死獄中 上多巡
幸北京東宮監國常危不自安 上時令人伺察之
東宮每事詳慎賴蹇義夏原吉黃淮楊士奇諸臣調
護遂無他高煦初封國雲南以遠辭改封青州又辭
及從 上在北京懇辭還京師所為多不法 上黜

其長史等官竄交趾高煦益懷望私募勇士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卒掠内外居民支解人投之江中擅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又僭用乘輿物東宮不敢制上頗聞之還京師問蹇義義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兩遣之國皆辭不行今知 朝廷將徙都北京自欲留守此其心路人知之惟 陛下善保全之耳又數日 上復庶得其私造兵器陰養死士及造皮船教水戰等事大怒召至面詰之褫其衣冠繫西華門 東宮懇救得免 上曰此所為將來必不靖削其兩護衛居之山東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近如

亂可朝發而夕擒也高煦至樂安益憤怨懷不軌

成祖崩 仁宗即位猶秘不發 仁宗崩宣宗時監

國南京 太后馳詔召至京師即位八月高煦遂決

計反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等為偽都督樂安

州知州朱烜等為偽兵部尚書等官移檄遠近以討

輔臣夏原吉等為辭中外恟懼密遣人約英國公張

輔為內應輔縛其人白 上上夜召諸輔臣入議原

吉免冠謝曰臣無狀激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是何

言哉彼借為兵端耳方與卿等議之計將安出楊榮

首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顧問原吉原吉曰往事

可鑒也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其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決命鄭襄二王同監國即告 廟率諸軍啟行以陽武侯薛祿為前鋒晝夜兼程進不數日抵城下高煦不意車駕猝至城中震駭群黨不戰自潰初兵至城下有登城詈 上者及大兵薄城城遂破執高煦械繫歸京師賜死蓋自出師及凱旋不逾月云 上將至京師尚書陳山迎謁奏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上召問楊榮蹇義夏原吉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請先

遣使詰趙王與高煦連謀狀而六師奄至擒之 上乃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制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制下何以為辭榮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漢府人狀云與趙王連謀即事因也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義原吉曰 太宗皇帝三子二人皆 上親叔一人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當厚待之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二人欲入見門者不納惟義入以士奇語白 上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遂還京中道時自言曰失此機會

後日悔將何及至京後欲行 皇太后必見沮矣既
至京 上始悟思士竒言召謂之曰使我不失恩禮
于趙叔者卿之力也時言者猶喋喋或請削趙護衛
居之京師 上皆不聽高煦既伏法乃遣駙馬都尉
袁容都御史劉觀以 璽書告趙王且封示群臣所
上章諭慰之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
而言者亦息

論曰高煦之征役不逾時兵不血刃而罪人斯得者
何成功之速哉蓋鑒前事之失而得處置之宜也靖
難師起李景隆盛庸以百萬之衆而屢劔者豈其勢
之不敵哉人懷觀望之心而士無必死之志耳使

宣宗不決計親征而命將出師人將懲往轍而持二
端天下事未可知矣此 宣宗之英武聽言能斷豈
建文君所能辦邪雖然天所興廢人將謂之何也至
于保全趙藩不失親親之禮雖自士竒之見而 宣
宗之從諫不爽豈易得哉

麓川之役

國初麓川酋思侖蒞內附授麓川宣慰其後不知以
何失官改孟養宣慰司以刁某代之正統初宣慰使
刁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侖後裔部酋思任遂擁衆

麓川叛畧取孟養地刁賓王奔永昌死無嗣思任益
橫屠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中國訛
稱為思任發云正統四年春事聞 上遣刑部主事
楊寧往諭之不服乃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
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徃征之次潞江思任遣其
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王嘗
遣詣晟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佯許
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政怒欲渡江攻之晟
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
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

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
乂之以少兵徃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瑛還曰
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
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
藩臬以事聞 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
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
卒時廷議多謂麓川遠夷徃發兵為費不貲宜置勿
問然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
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戎務太監曹吉祥監軍
定西伯蔣貴充總兵官率京營湖廣廣西川費兵共

一十二萬徃征之驥薦廷臣侯璉楊寧蔣琳等為叅謀陞辭 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時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小夷即叛服不足為中國輕重而北虜脫歡也先輩侵擾邊境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蓋振主之也師至雲南賊方攻大侯州急驥遣兵敗之遂至金齒分兵三道徑抵上江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兵乘之斬首數萬級賊敗走保險驥等急麾兵入破連環七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萬思任走緬甸師還復出為寇驥等仍督軍徃征

之思任復走緬驥割思任所畧孟養地畀緬甸購思任緬甸斬思任首送驥所驥兵還奏設隴川宣撫司以緬甸宣慰子銀起莽為宣撫守孟養地論功封王驥為靖遠伯進封蔣貴定西侯餘各陞賚有差以死事功贈方政威遠伯謚忠毅追封沐晟定遠王謚忠敬潞江敗由晟 朝廷以晟元勲後有平安南功又畏法引罪自殞故得贈謚云未幾思任子思機復據孟養地為亂 朝廷仍命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官聚為總兵官張軌田禮為副率土漢兵一十三萬討之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渡兵攻

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歛衆據險為寨我師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谿衛指揮使翟亨皆戰死思機竟失所在驥等謂或死于亂兵也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酋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夷衆復擁思任少子思祿為亂攻銀起莽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首目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 詔增驥祿一百石

通前食祿一千六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伯爵時正統十三年也思祿雖無官然豪僭甚後成化中鎮雲南中官錢能貪其珍異過假借之益縱橫尋 朝廷給諸夷金牌信符所司忘孟養久廢官誤槩給思祿遂誑諸夷謂 朝廷已復其官會叅政毛科征猛密檄思祿兵科輕率寡謀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猛密來禦之科大敗思祿兵為所殲思祿大怒遂違誓渡金沙江攻猛密畧取城寨不可制撫臣劾科科以計免思祿九奏乞復宣慰官 朝廷不許思祿據孟養自立 朝廷亦羈縻置不問焉

論曰麓川之役所謂輕病而重療也夫遐僻小夷稱亂戕殺縱欲問罪付之晟自處足辦矣乃至廷議遣將節制不專而致潞江之敗暨敗則晟為罪魁釋不問足矣而追封王爵何為哉雖不忘安南之功然不可叙于征麓川之日也舉措何大謬邪王驥傾國家之力集數鎮之兵而先後十年之久卒不能殲殄渠魁竟從姑息得免于罪幸也何至裂茅土哉嚮使如劉球言移此力經畧西北已已之變必有以禦之者窮疥癬之疤搔而耗腹心之元氣安得不敗乎嗚呼王振之專固末如之何已驥稱一代名臣而亦恬然為之顧報國當如是哉

平福建寇

鄧茂七者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為衆所推正統間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今名茂七聚衆為墟集會常數百人有司立茂七為會長遠近商販至皆依之漸恣橫願指殺人尋為讐家所訐縣官捕之拒捕與正景率黨劫上杭從者日衆回攻汀州為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得仁擒正景送京師斬之正統十三年茂七率其黨據杉關劫商旅遂攻光澤縣大掠順流下攻邵武官民悉逃匿至順

昌據之賊去邵武官民始復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邵武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乘亂因爐丁號集居民村落貧人及亡賴悉歸之旬日有衆萬餘遂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援相聞將劫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省城御史丁宣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福成遂與茂七合拒官軍皆沒焉丁宣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等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閩傳檄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賫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締置里畝甲役遂據沙縣勢益猖獗御史張海始至

延平遣都指揮張某劉某率兵四千往剿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賊惟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將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殺都指揮并其從兵長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衆喊聲作官軍大潰御史上其事請兵討賊上遣使招諭之乃召都御史張楷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得新陳榮往討之楷等以正統十三年九月出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浙入閩使還請益兵朝廷屢降璽書令相機持重

母墮賊計會處州賊葉宗留起掠鉛山等處遮道浙
江守臣請楷駐師討之楷分兵會浙江兵勦處賊宗
留中流矢死余賊奔入山而茂七等勢益張順流下
至延平丁宣督官軍櫻城自守遣使趣迎楷楷至廣
信先揭榜馳往招撫之時處賊見官兵趨閩急復出
掠楷命指揮戴禮率兵驅賊都督陳榮謂楷曰受朝
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二賊並
熾而我輩逼遛不進遣一部將往 朝廷知之何所
逃罪楷然之遣榮率戴禮等往軍無紀律猝遇賊戰
敗榮禮皆死焉楷聞敗益兵進尋得報劉得新率江

西兵已至邵武又聞鄧茂七有衆數萬造攻具攻延
平楷分兵進會劉得新已取道趨建寧 朝廷聞敗
報踵至復遣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瑤平
江伯陳豫等率京營及江西浙江等處大軍討之以
中官王瑾曹吉祥為監軍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餘
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殺百餘
人軍士亡者亦倍之以捷聞劉得新等率兵至建陽
與賊戰殺賊千五百餘人先是賊于近城五里許斷
橋為守道阻不通及劉得新敗賊楷等乃遣使招諭
賊徒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居民不許復私讐

至是建陽路始通 璽書又屢至戒諭詳切沙縣賊首張由孫至延平自首復業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楷請降願殺賊贖罪且云賊自曩敗後皆據山險自衛必欲取之吾為公從中說令攻城公悉大軍攻之吾為內應可擒許之先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茂七偽將掠財聚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門械衆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遂擊殺賊千餘人賊衆稍却茂七等復移兵寇建寧守臣張英與賊戰死之於是楷等還趣建寧金濂等大軍亦至賊遂退尋報賊復下山攻延平張由孫羅汝先誘之出也劉

得新等率兵駐延平城北預於溪北伏兵置火器賊擁衆溪南岸乘浮橋渡火器齊發殺賊數百人衆大潰官兵乘勝追殺擒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斬其首賊遂大奔得賊船百餘艘乃函茂七首并生擒從賊首若干人馳露布以捷聞時正統十四年二月也楷等至順昌等處慰撫居民餘賊或復擁茂七兒子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砦平江伯陳豫等分道捕之三月指揮王鉞捕賊於高陽里獲賊婦廖氏偽號女將軍廖氏甌寧人被擄至鄧伯孫所妖淫善勾最驍捷兵敗歸母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從

賊首數多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 璽書
至褒諭諸將以降賊黃琴為主簿羅汝先為縣丞賞
其誘賊功也餘候班師論功令陳懋等留勦閩賊未
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先是有賊將張留孫者極
驍健茂七起事多伏之茂七死仍從鄧伯孫千戶龔
遂榮乃偽為貽留孫書許其自新令立功贖罪若素
有約者佯使謀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
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大軍遂執鄧伯孫械
送京師斬之諸山砦賊擁衆保險者諸將先後擒斬
招撫畧盡張楷遂往討處賊金濂陳懋等留撫處八

閩悉平乃班師

論曰茂七狂孺子耳遂至屠城邑亂八閩豈其勢果
難制哉閩中武備久弛兵紀不嚴將權不重既不能
慎萌孽而撲之于始蒞又不能振兵威而遏之于既
遲况閩地遠自 朝廷遣將事權多中制張楷輩勉
効驅馳而師老寇玩雖卒戡定生民荼毒甚矣金濂
之出值寇勢已衰撲滅餘燼未可言功也又往師出
率用中官為監軍聞多作威福攘將士功于戎務何
賴焉是役也幸其誅茂七猶在已巳二月中曩使更
數月未捷則 朝廷有土木之難不假南顧矣不將

有尉佗之憂邪然豈非天幸哉

皇明鴻猷錄卷九

皇明鴻猷錄卷十

京山



高岱 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侃校正

平處州寇

處州多銀坑民亾賴者並緣為姦利正統十二年春
二月慶元人葉宗留聚眾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
微甚棄去九月率眾之雲和遍掘諸坑場無所得還
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
與其取于山勞而無獲孰若取于人一舉而有餘也
眾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

召得千餘人遣招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為教師訓練其徒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民從之者益衆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衆截路于車盤嶺鉛山惴恐行旅斷絕時福建邵武賊鄧茂七方猖獗朝廷命都御史張楷帥兵往討鄧賊至廣信以葉寇道梗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葉寇江西御史韓雍等亦言葉寇近咫尺地方危在旦夕又為道梗皆國家事豈可坐視民罹荼毒楷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十三年十一月賊至黃栢舖戴禮兵擊之

死傷相半宗留衣緋率衆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為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等為渠魁劫車盤嶺悉衆駐十三都欲回浦城都督陳榮帥兵二千往併戴禮軍至十二都賊悉衆出戰官兵大敗榮禮皆死之楷等以福建寇勢迫取道徑往福建討鄧寇賊盡掠取噐仗回劫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從者至數萬入據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二各率衆數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米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義烏掠人于松陽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迫矣衆

從之遂掠府城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于省御史命都指揮沈鱗叅議耿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以十四年三月至處州嬰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往福建告急于張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還師討處寇楷未至處城中乏糧餉諸將日對泣五月賊攻城急徐恭等出禦之沈鱗耿定王晟等皆敗死徐恭僅以身免入城固守不敢出亾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

泣陳其事楷分兵水陸兼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笆三百五十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鐘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求撫實覘之也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于平地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鎗者多為竹笆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噐仗稱是乃以捷聞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

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俊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領楷從之令齎榜入山反覆譬曉詞亦過徇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賊乃先令陶得二出見楷優加賞賚令歸山中同賊首葉希八楊希陶秉倫并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栢舖緋衣中流矢死者即葉宗留也明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卞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六月兩得 璽書諭楷相機撫勦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䟽既上

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衆如故顧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等處未幾復得 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虞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賫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砦寨出降餘黨聞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具露布以聞楷還京會 英宗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主者議楷無功追論都督陳榮等死下楷獄論罪議上以寇平功贖罪得放歸

論曰楷初奉命討閩寇耳處賊道梗以守臣言移師
討之未為不當但楷本非封疆之臣而值茲習坎之
難至陳榮死楷不暇顧輒棄去入閩蓋幾於進退失
所據矣及閩寇平還師討處入境一戰乘勝而捷至
不得已而用招撫之策使屢遣而不以為瀆寇屢叛
而不以為嫌指老母百口與之誓而不以為辱國體
亦少損哉雖然猶幸楷之來也使鄧寇更數月不平
楷不得還師入處浙之存亡未可知也夫浙有三臺
臣藩臬諸司乃惴惴以櫻城固守為幸纔一出戰即
駢首就戮不知藩垣屏翰之寄當如是乎嗚呼孔子
曰才難不其然哉

已巳虜變

英宗初立張太后臨朝委政楊士奇楊榮楊溥政治
清明民間亦厭苦兵革故自宣德以來務休息生養
為國朝太平之極盛昔成祖亟稱后賢嘗曰他日
吾家事必賴焉以后故遂不易儲云時中官王振者
巧黠多智得侍上然太后嚴明振不敢肆一日
太后召上至張輔楊士奇等皆侍宮人佩刀左右
從太后議決一二事少選召振入責之曰汝侍
皇帝多不法罪當死上及輔等懇救得免仍命宮

人以刀加頸曰再犯不汝貸也每數日必遣問內閣
令列所議決事目上以防欺偽故 上雖寵任振終
太后之世無失政焉 太后崩振始專橫三楊亦老
謝事張輔不敢自持振遂頤指氣使諸公卿諸公卿
望塵下拜恐後國事皆自振出正統十四年七月虜
也先寇塞下也先虜黠酋也初元順帝遁沙漠地名
瓦剌其嗣主沙漠在 宣宗時者曰普花今所稱小
王子其後也有酋子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寧王
脫懽皆虜宗室也先即脫懽子阿魯台脫懽死也先
併有二人部落最強號太師虜主普花忌之異處不

多相見普花亦娶也先妹以自固正統初也先嘗遣
人進馬 朝廷賞賚金帛厚久漸桀驁不恭所司或
約減賞物通事輩又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
結婚通事私許之 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婚意也
先愧怒至是大舉入寇城堡多陷邊臣日告急遣駙
馬都尉井源等率師禦之既行王振請 上親征令
張輔朱勇等治兵命郕王監國遂以十七日 駕行
時事出倉猝群臣多未知者命下舉朝震駭諸司連
疏懇留之不允諸大臣畏振無敢阻振與諸近侍及
尚書王佐鄜塾學士曹鼐等從官軍私屬約五十萬

人出居庸關抵宣府連日風雨天色慘黯又以行迫
故人無素備衆心疑沮羣下籍籍多謂行不利者未
十日軍中已絕糧井源等報敗踵至諸臣又上疏請
班師振益怒俱令畧陣人心愈憤怨無不切齒有謀
欲擊殺振遮 駕返者不果振竟趣之行虜亦開兵
待我深入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織壓營上雷雨
大作振亦惡之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告振不可進
狀振始懼下令班師八月十三日南至狼山虜追及
遣朱勇帥三萬騎還禦之敗沒無一人返是日 駕
至土木驛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議入保懷來

城振輜重數百輛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地無水又
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士束手饑渴十
五日虜使持書來議和令曹鼐草勅許之遣二人偕
虜使去遂移營甫踰塹衆亂無復行伍爭奔逸勢不
能止虜以勁騎蹂陣入奮長刀擊我師大呼解甲投
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屍蔽塞川野諸宦豎宿
衛士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遂
下馬據地坐一虜索衣甲不與欲加害旁一虜沮之
曰此非凡人遂走白也先弟賽刊王察其言異馳白
也先遣曾使中國二人視之曰 大明皇帝也遂擁

之去衆欲加害知院伯顏帖木兒力言受中國恩厚當報中國來迎送還之也先從其言遂奉居伯顏帖木兒營獲我輜重惟取金銀珠玉綺幣諸貴細物舉之數日不盡文武軍士脫免者裸跣踰山谷連日饑渴始至關師死傷過半然虜衆實二萬人耳十六日上在虜營遣人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以是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告語驚懼出朝見敗卒累創纍纍至訊之皆不知上所在是日遣使賫重寶文綺載以八騎詣虜

請還

車駕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十八日

皇太后詔百官入議命郕王權國事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立 皇子諱為 皇太子詔告天下數日內外洶洶兵部侍郎于謙等請治王振罪 王諭百官徐處之謙等執奏振傾危社稷罪惡滔天不即典刑滅族百官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闔門衆擁謙等隨入有 令旨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曰順振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鎰時太監金英傳旨令百官退衆欲捽毆英英脫身入馬順從傍勸沮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捽順頭衆爭毆之或就脫

順鞞捶擊躡踏立斃衆又索振黨內使毛玉等二人
英粹令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東安門軍士猶爭擊
不已少選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反接跪于廷衆
唾罵之百官既毆殺順皆恟懼不自安于謙啟王
降令旨獎諭百官歸蒞事馬順罪應死勿論衆拜謝
出是日事起倉卒賴謙鎮定謙排衆翌王入袍袖
為裂衆論壯之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漸
有即真之議矣陳鎰奉令旨籍振并其黨彭得清
陳宦等家振第宅數處壯麗擬宸居噐服玳玩尚方
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銀十餘
庫馬萬餘匹皆沒官鬻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
暨山弟林等皆從駕死于虜二十二日虜擁上
至大同城門閉上詔守將部登曰朕與登有連何
相外登傳奏曰登奉命守城不敢擅啟校尉袁彬以
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出見獻衮服上
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通漢王上曰秋稼
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偽難
測且嚴為備安獻酒上酌酒飲訖虜令括城中官
私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既括與虜不應二十三
日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去過猫兒莊九十海

子歷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
焉 上始入也先營坐也先拜稽首侍坐設宴令妻
妾出上壽歌舞為樂仍奉 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去
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 上亦如也
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七日獻馬出獵又
以其所獲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即皇帝位
百官勸進 王再辭讓衆請遵 太后命允之遂以
九月朔景皇帝即位遙尊 上為太上皇帝明年為
景泰元年詔告天下時虜傳言欲送 上皇駕還衆
論洵多主和議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為重君為

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虜計十月虜復擁 上皇
至大同城下守臣部登謝曰荷天地祖宗之靈國有
君矣時部登練兵振武誓以死守大同將士感奮時
出奇敗虜故大同以孤城得全虜遂南由紫荆關入
擁 上皇薄京城京師戒嚴時徐有貞以占候倡南
幸議太監金英面叱沮之于謙力言宋以議和故竟
亾國今宜以宋事為鑑專事討賊復讐臣民但有言
和者斬謙與石亨楊洪等治兵亨欲閉九門自守謙
曰是示弱也自帥兵營德勝門外通州壩上積糧多
謙恐為虜資得義駐奏令軍士往取作預支月糧數

其壩上積芻奏 上不及待報遣人盡燔之時 上皇駕在虜營謙令各營嚴兵勿交戰不得輕發一矢徐謀知 駕移漸遠乃以大將軍礮擊之虜死砲下以萬計虜知有備又城外無所掠乃分掠畿輔諸郡邑遂北還諸將擊之石亨大破虜于定州清風店虜慟哭遂擁 上皇仍出紫荆關北去謙選京營兵精銳者立十二團營令工部晝夜除戎器令北直隸山東起民夫轉運盡掣漕卒赴京師備禦召募義勇申嚴軍令簡易諸邊鎮將領守臣修葺關隘人心大安虜聞之亦引去內侍喜寧胡種也從在虜中往虜入

皆寧為嚮導多反覆 上皇知之遣之南別為書與大同守臣言其罪大同守臣縛寧送京師誅之時上皇留虜中久不通問有自虜營脫回者知無恙虜遣使至譎詐不可信亦不報使明年四月衆議遣使問安命學士李實等往實至虜營乃引見 上皇上皇猶在伯顏帖木兒營所居毡毳帳服食飲皆羶酪牛車一乘為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銘侍實等見 上皇泣上皇亦泣 上皇問 太后 皇上 皇后俱無恙又問二三大臣 上皇曰曾將有衣物否實等對曰往使至皆不得見天顏故此行但

擬通問未將有也實等乃私以所有糗餌常服獻

上皇曰此亦細故但與我面大事虜言欲歸我卿歸

報 朝廷善面之倘得歸願為黔首守 祖宗陵墓

足矣言已俱泣下實等因問 上居此亦思舊所高

錦衣玉食否又問何以寵王振至此致亡國 上皇

曰此固朕之不明不能燭茲然振未敗時無肯言者

今日皆歸罪于我也實等見也先暨伯顏帖木兒虜

言南朝我之世讐今天之氣數皇帝入我手不敢慢

汝南朝若獲我肯留至今日乎又言 皇上在此吾

輩無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令來迎竟不至何也蓋

朝廷絕和議不通使命虜雖擁留 上皇徒抱空質

無所要又冀其來迎又駐牧南土不得北歸其下亦

厭兵思還故與實等言非妄實等反覆譬曉欲奉迎

虜謂南朝但遣汝通問何可遽言奉迎汝歸白遣大

臣迎勿疑也實等遂辭歸未至京 朝廷再遣左都

御史楊善往問 上皇道遇實實告以虜情善至虜

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土木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

乃解甲自潰善曰承平久將卒不習武備况此行原

擬扈從非選銳攻戰何得不敗善因言 今上英武

戎政聿新招募武勇收攬群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

以鐵製錐楸遍豎山嶺但騎過無不中傷者又新製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毒弩中人馬無不立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鏢置銃火中名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惜無用矣虜使曰何惜善曰今南北既和何所用之虜皆以白其酋既至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減馬價故善言昔使臣少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 朝廷皆厚賞宴豈得為薄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為姦盜他所遇害中國留之何用善又言減馬價以人言入貢者非正使乃減幣數又使臣

多自尅欺隱非 朝廷意也先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 朝廷豈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覆辯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也先問 上皇回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合古堯舜事也先大服伯顏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謂汝以賄故歸 上皇不為美今無所操迎去方見汝善書之史冊後代亦稱述也先然其言曰史中好為書也伯顏帖木兒謂姑留使臣遣使問南朝

上皇更臨御方可歸之也先曰曩令遣大臣來迎今既至不與是失信也遂許歸引善見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上皇于其營善侍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為壽酒中令善坐上皇亦曰從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有禮罷酒送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上皇駕行也先伯顏帖木兒率諸酋送之至野狐嶺慟哭而別仍命數酋率五百騎送至京師既別去行數里復有追騎至上皇失色既至乃虜酋昂克者獵得一獐來獻受之

乃去駕入關朝廷遣使以冕服迎虜所遣送騎左右從至京師入東華門送者猶揭簾視候入大內始就館公卿迎至城外景皇帝迎之東華門內上皇下馬相持泣各述遜避意遂居上皇于南宮朝百官後以讒譖頗間隙殺恩禮歲時不令百官朝見至鎔鐵錮其門鎖云

論曰振一宦者英宗寵之過遂至蒙塵幾亾宗社豈不後世明鑒哉然英宗非遊畋逸樂故第誤耳其被留虜所尚念軍民饑令刈秋稼入城此帝王之心哉得復國非幸也夫宋徽欽不返而英宗復辟

雖天命有在亦事機不同曩即令 憲宗嗣位則所
重在彼勢不能絕虜欲不為宋高宗亦難 景帝則
兄弟之義與父子殊也此于謙輩所以立 景帝有
微意哉不但以長君故耳 景帝迎復意殊不切遣
使迫于群議耳雖然 英宗得返則在此也此不急
迎復彼將抱空質耳何利而不歸之使求之者急彼
肯晏然已乎然則 景帝雖恩禮有失而繼統為正
廟號今所宜議復也于謙有定國之功而以冤死悲
哉

南內復辟

英宗自虜中歸尊為 太上皇居之南宮群小多間
之 景皇帝恩禮漸衰薄元日誕辰百官請於南宮
朝見不許又以給事中吳江徐正言伐去近墻樹以
防交通外人仍鎔鐵錮其門鎖 英宗嘗止息樹下
見樹伐問故大駭愴然久之初 景皇帝監國時
憲宗在儲位 景帝即位遂廢 憲宗為沂王立皇
子見濟為皇太子亡何卒儲位遂虛 景帝末年荒
淫疾乂不視朝中外洶洶時于謙為兵部尚書當國
事歲丁丑正月與羣臣屢疏請立東宮蓋復 憲宗
云羣小希富貴遂議紛起有白 太后請召立襄王

世子者已得金牌未幾百官再疏請立東宮有旨
候十七日御朝然外朝皆聞疾不可起矣武清侯石
亨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等遂謀復立英宗初以
事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為
也盍畵之徐元玉元玉即徐有貞初名瑄字元玉以
已已議南遷朝廷鄙薄之後更名有貞亨等遂以
二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太上皇帝昔出狩非以
遊畋故為國事耳天下無厭棄心今故天子置不
問乃紛紛外求邪有貞曰南宮知此意否亨軌等曰
兩日前曾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軌等去至
十六日既暮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
升屋覽占乾象亟下云機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
語人不聞亨軌云虜今且入寇近地柰何有貞曰宜
乘此以備非常為名納兵入大內有辭人無疑者亨
軌等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
事成社稷之利不成家族之禍歸人不歸鬼也遂與
亨軌等往會曹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
夜四鼓開長安門內兵千人宿衛士驚愕不知所為
兵既內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
訖取鑰投水竇中亨軌等亦惟有貞處分莫知所為

時天色晦冥亨等惶惑叩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曰
時至矣勿退率衆薄南宮門錮不可啓扣之不應俄
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衆取巨木懸之數十人
舉撞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啟
亨軌等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出呼亨軌等曰爾等
何為衆俯伏合辭云請 陛下登位呼兵士舉舉至
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之忽天色明霽星月
皎然 上皇顧問有貞等為誰各自陳官職姓名語
諄諄不置衆挽昇導入 大內門者呵止之 英宗
曰吾 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衆翌升奉天門武士

以爪擊有貞 英宗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衆往
推之中升座遂鳴鐘鼓啟諸門是日百官入候 景
帝視朝既入見南城暨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貞
等號于衆曰 太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震駭乃
就班賀 英宗宣諭之衆始定 景皇帝聞鐘鼓聲
問左右知為 太上皇曰兄為之善 英宗既復辟
明日臨朝謂諸臣曰弟昨日頗食粥無恙 上逮于
謙王文陳循蕭鎡商輅等數十人下詔獄命有貞仍
左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陞兵部尚書入內閣叅預
機務未幾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皇明鴻猷錄卷十

皇明鴻猷錄卷十

